



# 咒的报恩

余静如

余静如,1989年生于江西,现居上海。2014年开始发表小说,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安娜表哥》(以X为原型)



立春后的第7天,全城流感肆虐,失业已久的阿吉待在即将到期的出租屋里休息。阿吉的住处简单,明净,狭小,平时不管多忙,她都要抽出时间来收拾。阿吉偏爱单一的色彩和布局,房间里的所有物体都有笔直的线条,就连被子也叠得方方正正。阿吉从很小的时候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,或许她自己也不记得,她这样做的最初动因是恐惧。

阿吉的童年一半时间是在恐惧中度过的,每当夜幕降临,周围变得安静,被子的褶皱是皱巴巴的老头、老太婆的脸;床单上的印花会生出眼睛鼻子,长出错位、扭结的四肢;玩具、书本,就连卡通形象的目光也都透着诡谲。只要一到夜晚,阿吉就在满屋子的未知事物之间逃窜。A喜欢跟在人身后,B喜欢吸附在墙壁,还有CDE-FG,它们可以身首分离,一会儿脑袋在天花板上,一会儿又滚到床底,还可以变幻为各种形态,有时是耳边的凉气,有时是头顶扇动的翅膀,有时是一片透明的网,等着人撞进去。阿吉每天都用被子裹住自己,瑟瑟发抖,直到闷出一身汗,才昏昏然睡去,也不知道是累坏,还是吓呆了。阿吉力所能及的努力,便是把那些复杂的花纹和图案用单一的色彩——被子、床单的背面,挂历纸光滑雪白的背面,尽可能盖住。阿吉的怪异行为没让她少挨大人骂,一直到阿吉高中寄宿。集体宿舍,阿吉并不适应,忙于适应新的秩序和人际关系,青春期烦恼来袭,阿吉反倒觉出独自空间的可贵。再到大学、工作,阿吉应付得更多,惆怅、不解、烦恼、抑郁,阿吉由此成为真实的成年人,小时候最恐惧的那些抽象之物,都渐渐付之一笑。

直到这次让阿吉久病不起的流感。昏昏沉沉、日夜颠倒几天,阿吉突然看到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蹲在墙角。

它边界模糊,因此显得毛茸茸,像是低像素的电子画面,怎么也无法看清楚。起初,阿吉以为那是一堆待洗的衣物,她生病的这段时间,整洁顾不上,有时睡一觉醒来一身汗,便把衣服换下,往脏衣篮里一丢;吐过一次在毛毯里,无心收拾,也卷成一团丢到一边。阿吉的房间乱了,乱得陌生,又莫名熟悉。阿吉将两只袜子朝那团黑丢去,它抖索身子,将脏东西甩下。一定是眼花了,阿吉揉一揉酸胀的双眼,她有三百多度的近视,还有一百多度散光。醒来只是为吃一点东西,上个厕所,喝几口保温了两天的白粥,确切说应该是“吃”,稀粥已经干成块儿了。阿吉爬回床上,那黑乎乎的东西似乎挪动了位置,阿吉的脚踢到它,咔嚓咔嚓响。阿吉不理睬,倒头睡下。

黑沉沉的夜里,阿吉的额头湿漉漉,却不是她的汗水。她伸手触摸,一根湿湿凉凉的长舌头,悬在她的鼻尖之上。阿吉尖叫着醒来。双手四处摸索开关,摸到了,按下去,灯却不亮。再按,两下、三下,还是不亮。黑暗中,有什么东西等待着她。我在哪?阿吉想,理智,我要恢复理智。床头开关接触不良,也不是第一次生效,是这么回事,阿吉站起来去摸索门边的另一个开

关。才走了两步,便动弹不得,有什么东西阻拦她,柔软的,坚定的、庞大的。

阿吉立住不动,在黑暗中数着自己的心跳,数到一百零一次,阿吉在黑暗中能看见了。那个黑乎乎的东西蹲在阿吉脚边,它有一双眼睛,它在看着阿吉,目光里像在祈求什么。

阿吉不害怕。她确定自己是在做梦了。“唉……”它喟然叹道,“你不认识我了,阿吉。”

“你是?”

“我是咒啊。”它惆怅道,“你小时候最喜欢来找我,用一根棍子,在我肚子里翻来翻去。”见阿吉仍是茫然不解,它伸出长鞭似的触手,像递去一张名片,将一块小纸片交给阿吉手里。

发黄的纸片,上面有一团黑乎乎的涂鸦,中间闪出两只星星般的眼睛,一根长长的红线是舌头。图片的正上方,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字——“咒”,图片的右下角是署名——“吉”。

阿吉记起了,这是她幼时的涂鸦。只是这个“咒”字,阿吉哪怕是现在也不认得,不会念,小时候她是怎样写出来的呢?阿吉用手指抚摸着凹凸不平、干硬、发脆的纸面,它的经历让它呈现得如此真实,被遗忘,被保存,又被遗忘,受过潮气,被风吹干,被老鼠和蟑螂爬过,也掉进蜘蛛网和灰尘里。

“阿吉,你不再怕我们了。”它说,“你还记得我从哪里来吗?”

阿吉摇摇头。“我是你家墙壁和隔壁那户人家墙壁间的夹缝啊,你们老往那里面塞一些暂时用不上的东西,久而久之,里面东西越塞越多,越塞越满,连你们自己也记不清都有些什么了。大人们忘记了,只有你,总爱打着手电往里看。”

阿吉笑了,她的记忆被唤起,“是这么回事。”阿吉瞬间又难过起来,因为她想起了更多的事,阿吉人生中的第一只小猫就死在那夹缝里面。它病了,大腿上秃了一块,没日没夜流出脓水。但它看起来精神不错,见了阿吉,一直要往阿吉身上蹭,要阿吉抱着它睡觉。阿吉无法拒绝,它睡十几分钟,阿吉的裤子上也被脓液浸透,阿吉便用报纸垫着。报纸垫在下面不舒服,但猫仍不离开。阿吉向大人们求救,他们找来兽医,兽医说要剥去猫咪的肉。阿吉不肯。

“别难过。”它竟能看出阿吉的心事,“它死得并不痛苦。猫预感到死亡时,会去寻找一个主人找不到的地方。你忘啦?它被找到时蜷成一团,它是在睡梦中死去的,我一直看着它。”

阿吉沉默。

“你还记得骷髅小姐吗?”它又问,“你那时最害怕的就是她了。”

阿吉苦笑附和,“当然,因为她在天花板上,躲都躲不掉,每天晚上都只能盯着她睡觉,可

她自己从来不闭眼。”

“她现在不在天花板上啦。”它说,“她被推土机碾过了,碎成一片一片的。”

阿吉莫名难过起来。生病真是让人变得脆弱,阿吉想。

“你还记得狐狸先生吧?”它又问。

“当然,”阿吉打起精神笑道,“他总是躲在门背后吓我,他只有三条腿,瘦得支撑不住他的大脑袋……他还好吧?”

“倒也说不上好,或许比骷髅小姐要好那么一点,它被卸下来装到工地去了,你知道,工地跟你小时候住的环境是天差地别啦,那里也不会有人怕它,整天用脚踹他呢,这么些年也就只有你,给他一点儿乐趣……”它絮絮叨叨。

阿吉咬着嘴唇不吭声。

“你还记得花面人吧?”它继续自问自答,“你妈妈丝巾上那个,以前长期罩在你床头的靠垫上,朝你耳朵边吹冷气的就是它。后来你妈妈离开时也没有把它带走,它随着那张床被搬到你姑妈家去了,不久就变成冰箱上的防尘罩了,再后来你姑妈家拆迁……”

阿吉掉落两颗眼泪。

“啊,你也太夸张了吧,还像小时候一样。阿吉,你一点也没有变。”它笑道。

“我只是想来吓吓你,谁知道你把我忘记了,我先很难过呢。”它笑嘻嘻地说。

阿吉也挤出一个笑容。她确实一点儿也不害怕眼前这个“咒”了,它只不过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幼童对于“恶”的所有想象。她温柔地看着它,就像看一个久别的亲人,一个重逢的旧友。

“你们从来都没有伤害过我。”阿吉说,“你们帮助了我,让我有了对‘恶’的想象和准备。”阿吉把手伸进那团黑里。

“咒”欣慰地笑了,“真为你高兴啊,阿吉。你知道吗?来你这里一趟很不容易呢。”咒在阿吉的房间里四处打量,“这里可真糟糕啊,还不如我们当年住的老房子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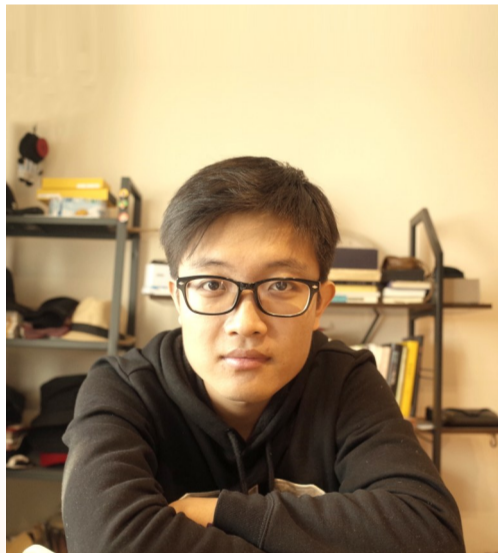
阿吉惭愧地笑了笑。咒伸出它长长的、湿润的舌头,再一次覆盖在阿吉额头上。阿吉感到一阵沁人的凉意。

咒张开它巨大的、黑暗的、容纳一切的怀抱,阿吉像个孩子般毫无顾虑地睡去了。她知道,所有的希望,健康,美好,都来源于深沉和平静的呼吸,她要睡个好觉。



# 良夜

李唐



我又看到了那盏灯。我对父亲说:“它又来了。”父亲警惕地走到窗边,往外面望了望——无边的夜色,透不出一丝光芒。这里的人总是睡得很早,早早地息声,早早地关灯。独自亮灯是不自然的,那意味着你心事重重,或是在密谋什么。小区管理员每晚都会巡视几次,看到谁家亮着灯,就记录在他那本厚厚的本子上。到了早晨,他便笑眯眯地敲响你的家门,问你是否有什心事,或是难办的事。小区管理处可以帮你解决。毕竟我们这里是模范小区嘛,他会这样笑眯眯地跟我说。之所以知道这些事,是因为管理员来过我家,对我的父母说过类似的话。当时,他们全都看向我。我看到管理员的目光是怜悯的,而父母的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愤怒。我给他们丢了脸。因为我是不好好睡觉的孩子。

“你们不要打骂他。”临走前,管理员似乎有些担忧地对我的父母说,“这个年纪的孩子有心事也是正常的……打骂解决不了问题。”接着,他又不放心似的说:“你们不会打他,是吧?”

“放心吧。”母亲说,“这只是一个困难的阶段……我们能应付过去。”

管理员点点头,轻轻关上了我家房门。父母确实从未打骂过我,即使我悄悄地开灯或打手电,并且几次被管理员发现。以前,我可是个睡眠质量很好的孩子。每晚差不多到了大家都熄灯的时候,我沾上枕头就睡着了。我的睡眠曾得到过父母的称赞,他们对邻居或亲戚炫耀,说我从未让他们操过心。

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总是能看到窗外的那一盏孤灯。开始时我以为是巡夜的管理员,但我知道他不会在夜里亮灯的,他当了将近30年管理员,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,即使闭着眼睛也不会绊倒。况且,那盏灯是那么孤寂,它停留在夜色中,却根本照不亮任何事物。夜色如此沉重,仿

佛压得它透不过气。最初,我只是好奇,猜测那盏灯背后的主人,他/她长什么样子?目的是什么?为什么要独自站在大楼外面的夜色中?

我对这个问题越来越好奇,却没能及时发现自己睡觉越来越困难,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。当我发现这点时,一切都晚了。我年纪轻轻,成了个失眠者。开始时,我还想掩饰这点,但早晨的哈欠连天让父母起了疑。紧接着,管理员上了门,说发现我夜里悄悄开灯。我确实开了灯,因为失眠使浓重的夜色变得难以忍受。管理员问我原因,我没告诉他实情。我先告诉了父母。他们很诧异,决定晚上陪我一起看看究竟怎么回事。到了夜里,他们都已困倦不堪。那盏孤灯始终没来,他们狐疑地看着我,我知道他们认为这是我编造出来的借口。又过了几天,那盏灯终于来了。我大呼小叫地推开了他们,拉着他们过来看。

“灯在哪里呢?”父亲皱起眉头,望着窗外。“就在那儿呀。”我指着给他看。“我也没看到。”母亲显得有些恼火。他们朝外面望了许久,可是都说没看到。“这件事不许跟任何人提起。”母亲告诫我。比起失眠,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灯火要更为严重,可能涉及到了精神问题。如果家里出了个精神病,他们在邻居和亲戚面前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

自从知道父母其实看不到那盏灯,我先是感到害怕,渐渐地又产生了亲近:想想看,这是唯有我才能看到的灯火。它总是在夜色中等待着我,等我看到它,甚至回应它……我该怎么回应呢?有一晚,我偷了父亲的手电筒,对着窗外的孤灯画了一个圆圈。没想到,它也应和了我,在夜色中画了一个圈圈。我依然看不到拿着它的人,仿佛它悬浮在夜色中,只为与我玩耍。

就这样,几次之后,我又被管理员发现了。他上门来,告诉我父母我用手电筒玩闹。他也没有发现那盏孤灯,否则就不会以为只是我自己搞恶作剧了。父亲没收了我的手电筒。他们知道我在搞什么,可是又没办法跟其他人说。这样憋屈的情绪最终需要有出口,因此父母第一次打了我,相互配合。母亲负责拍我的肉和哭泣,父亲负责扇

我耳光和怒吼。他们逼我向他们保证,再也不要跟什么灯火有任何联系了。

他们揍得我挺疼。那晚,孤灯再次到来。它的火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轻柔,好似裹在一层雾中。它知晓我的处境,并且可怜我。它正用某种温柔的方式安慰我……我可以感受得到。没了手电筒,我便在黑暗中挥手致意。

父母命令我晚上必须拉上窗帘,不允许探头探脑。有一次,他们将我抓了个正着——我正拉开窗帘一角,探头看着窗外的灯。他们再也忍不了了,终于决定用报纸封住窗子。这样一来,无论白天黑夜,窗外的风景都与我无缘了。

由于不放心,他们还请了一名催眠师。他穿着深色西服,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坐在我的床边,亲昵地冲我笑。接着,他让我躺在床上,开始给我催眠。

“想象太阳正在落下山,黑夜降临了。天空布满美丽的星辰。微风拂过你的皮肤,空气里弥漫着青草的香味……对面是一栋大楼,灯一盏盏地熄灭了。人们进入了甜美的梦乡……”

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跟着他的描述,沉浸在梦幻的场景里。连续几晚,我都睡得很好,又恢复成了曾经那个早早入睡的好孩子。父母很欣慰,一个疗程之后,他们付给催眠师一大笔钱,并且千恩万谢。

“没关系的,这些都是小毛病。”催眠师笑着说,“小孩子就是会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幻想,比如一盏没人能看见的灯……”

现在,我每晚睡得很早。管理员再也没有上门来。有时邻居会过来串门,跟我的父母闲聊。他们说起某某单元的居民,说他整日失眠,以至日夜颠倒。他们摇头叹息:“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。”

送走邻居,父母回头望向我,眼神中有劫后重生的感慨。我知道他们在心里想,幸亏我恢复了正常,如果也变成那样的人,该怎么办呀?的确如此,我也害怕自己变成那样的人。至少,我还没有做好准备。每个夜晚,大楼的灯一盏盏灭掉,直到漆黑一片。人们相继入眠,睡到天亮。多少个夜晚,多少个年月就这样过去了。我们精神饱满地生活着。

夜晚,我躺在床上,想象太阳正在落下山,黑夜降临。天空布满美丽的星辰。微风拂过我的皮肤,空气里弥漫着青草的香味。对面大楼的灯一盏盏地熄灭……这时,那盏灯亮了起来。我清楚地看到了它,在每一个漫漫长夜。

## 主题词写作——

# 良夜

# 并非一成不变(外一首)

杜华阳

过去的日夜并非一成不变  
雨线沉入冷中 搅起的风吹动从前  
那边夜间的树林。饵料播下  
我们用酱油团成的铁钩  
结满牡蛎的壳 而如此慌张的投掷  
在夜晚下降多年。旧习惯  
逡巡在崭新的身体里  
反扑的情绪遛动 和理性拉扯  
滚如玻璃球如盐罐里的念珠破裂。  
并非一成不变 夜晚关于词的比喻  
两个交互的笔画有时也需要平躺  
任凭音节从膝盖滑落。  
过去一些风暴的夜晚 山杨树渐次拔高  
秋风里的绿钩在风中落下  
几乎忘记摇摆 一点点沉入平静。



## 夜行车

夜晚行车旅行 我的凯迪拉克车灯里住着喇叭。前进,误导,用远门接纳一处新生活 悬于冬季 头顶无止歇的风暴 数月过去了 围绕引擎运行的轨道 组成新的生命。二十三岁驶离房间 在加油站的公厕里洗手 竟也感觉到旅行者一号的电池 即将殆尽。流水向宇宙发出低频 超越皮筋的弹性 在地图上扔出的鱼竿 竟也隔夜取饵。夜雨修书 成年拥有崭新的液晶表盘 乌云中清亮的静电 我的公里数已不可清零。成为最先抵达的那一个 当收入、工作及责任 成为一次公路上的行驶。

杜华阳,2001年生于湖北鄂州。诗歌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青年文学》《北京文学》等。曾获全国大学生樱花诗赛特等奖,参加《诗刊》社首期全国青春诗人研修班,第十五届星星诗歌夏令营。